

像我这样的母亲

萧曼青 作品



像我这样的母亲

萧曼青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像我这样的母亲 / 萧曼青著. —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5399-7780-5

I. ①像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3902号

中文简体版通过成都天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，经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发行，未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，任意重制转载。本著作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书 名 像我这样的母亲

著 者 萧曼青

责 任 编 辑 黄小初 黄孝阳

特 约 编 辑 汪 旭

责 任 编 辑 邹晓燕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875

字 数 330 千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780-5

定 价 39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后排中间：作者萧曼青女士

后 排：大儿高天恩教授（右一）大媳妇（右二）三媳妇（右三）

大女儿静华（左一）大外孙硕杰（左二）小女儿静秋（左三）

前 排：孙儿硕宏（左一）外孙女沛慈（左二）长孙女鼎壹（右二）小孙女敏壹（右一）



| 母亲萧曼青和她的大儿子高天恩教授

写给我亲爱的儿女们

(自序)

在大儿子天恩、长女静华的鼓励下，我写了这本传记。我出生在一个旧社会的破落赤贫家里，由小到大，直到我十八岁乡村师范刚刚毕业的那年，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年夏季，由于国仇家恨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不得不离开抚养我长大成人的祖母和母亲，离开了我生长的家——河南省沈丘县槐店镇大胡同。

滚进了对日八年抗战的漩涡，踏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洪流里的我，同一些山南海北的流亡学生，参加了军中政治部的工作，随军转战大江南北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有工作上的甘苦，有情感上的血泪……

最后在社会封建传统和家庭礼教束缚压力下，我同仅见过一面的你们的父亲走进了结婚礼堂。虽然我常为此唏嘘不已，因酷爱儿女，我咬紧牙关，本着良知，抱着为儿女牺牲奉献到底的毅力，终于在赤贫的生活中，在感情的沙漠里，向恶劣的命运搏斗，一直苦苦煎熬到你们五兄妹都完成了大学教育。

所幸天恩生性坚强，在家无隔宿之粮的环境中，努力苦读，半工半读完成台大外文系学业。以大学优异成绩申请到美国的奖学金，修毕硕士学业。再以硕士学业成绩申请奖学金，完成博士学位。当年他日夜兼差，义无反顾地打拼，对双亲生活尽力，对手足学业尽心，在他大公无私的作风下，弟妹都能大学毕业，

立足社会。

静华的个性为人,与大哥相较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她读小学时,由于家里穷苦,三餐不继,偶尔才能买一次水果,为了公平起见,我总是分成五份,而她小小年纪,便知道忍痛割爱。总是将分得的一份,留给弟妹分食。中学时代,三年来只穿一双旧布鞋,一件缝补露肘的黑色外套,直到毕业。大学四年仍如中学时一样的通车,而且利用寒暑假打工。

近年来,静华婚姻美满,经济余裕,更常济助社会上一些贫病孤苦,默默行善。远亲近邻如有急难,她常感同身受而鼎力。由于她虔诚信佛,常在各大小庙上捐献。她对父母至孝,对手足关爱,这是亲友有目共睹的。

二儿子天林、三儿子纯、小女儿静秋均大学毕业,并已成家立业,唯愿他们除对家庭尽责、国家尽力外,尤望他们永远不要忘记成长过程中大哥的付出,我愿足矣。

天恩与静华最爱妈妈,尤其重视妈妈的目前和过去,在他们多方的鼓励和劝慰下,使我得以拙笔写了我的生平传记,今天在这本自传的付梓前夕,我以满怀安慰的心情写了这篇自序。

萧曼青

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三十日

写于新店家中

CONTENTS

像 我 这 样 的 母 亲 目 录

写给我亲爱的儿女们(自序)/001

第一章:三代红颜的悲歌/001

我的出生/001

父亲从军/006

父亲剿匪阵亡/013

泣别父亲的军营驻地/020

第二章:由小学到师范毕业的辛酸史/027

进了槐店镇第一届县立女子小学/027

抢勤学条/029

我和“王善人”的儿子订亲/037

假公公,真恶霸/046

我和娘去野地捡荒/054

上了沈丘师范学校/056

第三章:二次大战漩涡中的女兵生活/063

逃婚——我当了女兵/063

歌舞、诗文、街头剧——我调职到十二军/069

北芒山上的歌声/075

五月的鲜花——与张毅青的一段情/080

在军中开小差被抓回/084
乱世情深/088
我易名萧曼青上了军事学校/092
认识了郭琤/093
女生队里的生活/099
日机轰炸西安市区/102

第四章:感情生活的波澜/107

慧剑斩情丝/107
又遭遇到感情的挑战/109
我和琤姐到宜阳县司法处工作/114
五年久别叙天伦/120
噩梦初醒——终于解除婚约/128
破镜难圆/137
我和郭琤都改变了命运/142

第五章:战火中的婚姻生活/151

老师要我嫁——我同高长荣连长结婚/151
不速之客/158
婚后的生活/160
把母亲由沦陷区接出来/167

CONTENTS

- 中原战役/169
- 郭琤冒死找到我/173
- 千辛万苦逃出沦陷区/178
- 抗战胜利后/182
- 最后一次回家探亲/188

第六章：三代情深/192

- 大儿子天恩在开封出世/192
- 母亲由家乡来/197
- 天恩出生五个月的劫难/199
- 叔父带小弟逃难亡命开封/203
- 开封激战七昼夜/211

第七章：大陆解放前的军眷生活/214

- 军眷奉命移居江南/214
- 长荣由徐蚌火线归来/219
- 军眷到了江南武进县(常州)/223
- 流离失所的逃难生活/229

离开厦门/232
海岸边惊险、凄惨的一幕/235
上“海漳轮”到台湾/239
长荣没有消息/244
第八章：大批军眷涌向台湾/248
身份证件的噩梦/248
我当了纺纱厂的女工/253
长荣由大陆来台/264
母亲逝世/268
第九章：我同恩儿互相砥砺的艰苦生活/275
家搬到桃园西门里/275
生大女儿静华中奖一万元/277
二儿子天林出了车祸/278
波米拉台风/282
天恩考上建国中学/286
养猪的凄惨情况/289
我做了“油炸饼”的副业/292

天恩考上台大外文系兼五份家教/297

为孩子的学费做零工/301

第十章：我患了绝症/308

我不能死/308

在鬼门关口/316

生活又恢复了病前/321

天恩考上台大外文研究所兼助教/326

天恩有了出国留学的念头/327

亦父亦兄，天恩手足情深/329

二儿子林联考前的劫难/331

迁墓记/336

第十一章：苦尽甘来/339

我的五个儿女都完成了大学教育/339

欣见蓝天白云/339

人生如戏，见老友恍如隔世/341

探望分别四十一年的铮姐/343

PART ONE

三代红颜的悲歌

我的出生

是清末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里，县衙里来了一位戴红缨帽的官吏，领了一群衙役，到了坐落在河南省沈丘县西大街一座最高的楼房里，以手铐脚镣逮捕了正在沉睡中的三祖父（是我祖父的三弟），从此萧家由数代显赫的世家，变成了犯人家的破落户。

我的祖父和祖母是槐店镇上的首户，是门当户对结的亲。祖父是两家钱庄的老板，另外还开了一家规模相当大的染坊，专染当地出产的棉麻丝绸，生意十分兴隆。祖母（萧于氏）是一位貌美端庄而知书达理的人。她是独生女，出嫁的陪送相当可观，并且还有一位与她情同手足的侍女陪嫁。

祖父母对上敬、对下宽，左右邻居都相处得融洽。每逢冬夏在自宅附近空地上，搭建了席棚，派专人舍茶水、发米粮，给难以度日的贫苦邻居、过路客人。哪知好景不常，祖父的三弟，原在县衙里任金库主任，库银被盗一空，还被小人栽赃，在家中搜出一批赃银，因而被捕治罪。官府有令：限三个月内全部照数赔偿，否则坐木笼游街示众。（木笼，是清朝死刑犯的刑具。在极刑前数日必定当街示众的刑具。是一个木制笼子，下有长钉朝

上，上有刀片朝下，高低令你难以直立，宽窄令你难以转身。临行刑前三天，即把犯人送进木笼里，木笼上另有碗口大的小洞，可限时让亲人送水、送饭，让行人围观。行刑日刽子手推木笼游到大街小巷，最后到闹市的十字路口，由卫警拉出，把准备好的亡命旗插到犯人肩上后，让犯人跪地被砍杀。)

祖父母为了拯救三弟的名誉、性命，把田产、生意、房产等，在三个月内廉价变卖，凑足了县衙金库中所失的库银。三祖父由死刑犯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，结束了这场意外的家中横祸，而我家也变成了片瓦无存的赤贫。

我还有位大祖父母（祖父的兄嫂），因吸食鸦片早把分得的一份祖产卖光。祖父是个耿直而爱面子的人，禁不住突如其来的家变，患重病逝世，享年二十八岁。祖母的岁数大祖父两岁。三十岁的未亡人，带着两个孤独无依的小儿子——我的父亲（八岁）和他唯一的弟弟——我的叔父（七岁）。

祖母的父母家大业大，对独女如此遭遇哪能坐视，因而把祖母一家三口，还有陪嫁的侍女，一起接进家门。祖母还有一位哥哥，长年在国外经商，嫂嫂生性毒恶，善嫉。她自己也有一子，常常感到婆婆对外孙偏爱而生气，天天板着面孔偷偷向祖母说：“有一天时来运转时，咱再算账。”她了解祖母的厚道，常对祖母说无理话而泄愤。祖母只有暗叹命运不幸而以泪洗面。老母亲发现女儿常常暗自哭泣而对两个无父的外孙加倍疼爱，如此以来，同媳妇造成愈来愈深的仇恨。嫂嫂基于封建礼教的束缚，只有敢怒而不敢言地生活。

“天有不测的风云，人有旦夕的祸福。”有一天的夏夜，大多数家庭因感室内闷热而搭铺在院子里乘凉睡觉，大人们挥着大

芭蕉叶扇子给小孩打蚊子,但当大人沉睡时,小孩就立刻会被蚊子叮醒,就因此,祖母的妈妈因爱孙心切,听到七岁的外孙夜半哭闹,便赶快跨过搭铺去拿更香(不是普通家庭用的蚊香,而是粗而长,燃着了满院蚊子即远飞无踪,这种香相当贵,一般人很少用),却未料到一脚踏空而跌倒不治。而祖母唯一的哥哥,由国外急急赶回奔丧,听妻子形容母亲为偏爱外孙而夜半摔死,对妹妹深为不满。祖母的父亲,因年迈多病,连遭意外的打击,未等老伴“百日”做完就与世长辞了。

祖母唯一的哥哥,见双亲相继而亡,妹妹境遇堪怜,便向祖母说:“我长年在外经商,我有能力,也有义务照顾你的生活,我要把我的两个小外甥养大成人,这样,我才上对得起双亲,下对得起手足。但你要听我的话,绝不可出这个大宅院,家有用人,你的侍女留在你身边,跟你嫂嫂好好相处,她是个倔强的老实人,她会善待你的。”哥哥临出门前殷殷叮咛,祖母为了安哥哥的心,便明知不可为却一一答应了。祖母的意思是任凭受尽了嫂嫂的天大委屈,只要把两个无父的孤儿抚育成人成器,总比一个年轻的寡妇独居外边得好。哪知嫂嫂是个阴险毒辣的女人,当丈夫出国不久,即把厨房用人辞去。再把磨房牲口牵他娘家寄养,每天生活上需用的米面,都交由忙完了白天杂活的祖母深夜一个人去推磨面粉,白天仍叫祖母进厨房做一天三餐。

最使人无法忍受的是每逢初一和十五的拜神上供,猪肉、鱼鸭、素果等供过的供品,都命令祖母撤回时先端到上房嫂嫂的面前看过后,再由祖母端到厨房煎炒成香味四溢的食品,然后再端到上房给嫂嫂和他的独子,等他们吃完后,才能收到厨房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吃。祖母的七岁小儿子憨直,见鱼肉便笑张大口狼

吞虎咽，聪明伶俐的八岁大儿子却拒吃而热泪涌流，母与子常为此相拥痛泣。

祖母不怕生活的折磨，但却难以忍受两个无父孤儿经常受如此的屈辱。随祖母生活的侍女一再劝祖母，“小姐，快点到外边找间房子跟两个小少爷逃个活命吧，我陪你给人家做针线、洗衣服（祖母会剪花、刺绣、绘画、写对联等）也可以赚钱生活，把孩子养大成人。我为你和老夫人待我的恩重如山，可以一生不嫁，我们绝不能再受你嫂嫂这样的折磨了。万一你被折磨死，到时候我怎么插手照顾两个小少爷啊？”祖母在无可奈何中接纳了侍女的善劝，决心移居外面。

祖母的哥哥在附近的邻国经商，一出门最少三个月或半年，虽不断有信到家报平安，但他哪里会晓得自己的胞妹正陷于水深火热中的生活呢？

但当祖母同侍女在外边找好房子租定，一切安排妥当后向嫂嫂告别时，嫂嫂顿时脸色大变地说：“我早看透了你年轻、漂亮，在这深宅大院中守寡难耐，你既然决心搬出去我也留不住，但你可得给我留个手续，写清楚是你自己自愿自动非搬出这个家不行的，不然你的亲哥回来我怎么向他交待？”祖母都一一答应了嫂嫂的条件，带着儿子和侍女，搬出了这个偌大的宅院。

在槐店镇一个偏僻的巷子里两间低矮充满霉气、蛛网的小屋，暂时成了祖母和两个小儿子及侍女的栖身地。侍女在外为人做粗活，祖母为人做针线，儿子送到邻近私塾里读书，生活简陋而平静。

有一天的晚上祖母的哥哥由外地经商回来，给妹妹、外甥、妻儿带回了吃的、用的，进门不见了妹妹，便听其妻说：“你的妹

妹才三十岁，花一般的年华，你把她留在这深宅大院里生活，你想叫她把两个儿子养大成人，她哪里能守住了这寡居生活？她早想外边想疯了。你还留着她的侍女，在外边给她穿针引线。我三番两次地留她，我叫她等到你回来了以后再搬出去，她就不等，她花心到这种样子我有什么办法？她临搬出去时给你留个字条你看看吧！”“哥哥：嫂嫂待我好。但我觉得两个小孩太小，要等他们长大成人还得十年以上，我不愿增加兄嫂的负担，因而我决定同侍女搬出去共谋生活。请哥哥相信我，我不会败门风，更不会辱祖先。”哥哥一向孝顺双亲，怜爱手足，没和妻子多说一句话，便夺门而出找到了祖母的租屋。他不问妹妹什么原因竟对他不辞而别，他坚决叫妹妹立刻随他搬回去住，否则他永远断绝兄妹之情。而祖母一言不答，坚决摇头示意绝不再搬回去住，祖母的哥哥再三追问妹妹：“是不是你嫂嫂对不起你？如果她敢在我面前阳奉阴违的话我立刻休了她叫她回娘家，绝不宽待。”哥哥如此激动，妹妹哪敢直言？她哪舍得诉实情而拆散了哥嫂一家，只有流着眼泪以沉默表示坚决不接纳哥哥的诚意。哥哥在悲愤情急之下打了妹妹几个耳光，从此永不来往。

在民初时期，每个县城市镇的大街小巷内，都设有公开的鸦片烟馆、妓院。一般的风俗习惯，女孩一到五周岁母亲便开始用三尺长、二寸宽的白布，把正在发育中的脚趾头紧紧地缠着，并用粗线缝着布尾，以免缠布松动，直缠到双脚笔直，这就是一般男人在传统观念中夸赞女人的所谓“三寸金莲”。七八岁的小女孩出门走路都是个个扶着墙走，玩伴也只限定同性在一起玩，偶尔有跟男孩玩时，便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女孩到了十二岁左右，是绝对禁止出大门的。只有贫苦的小女孩卖到富户为奴婢，